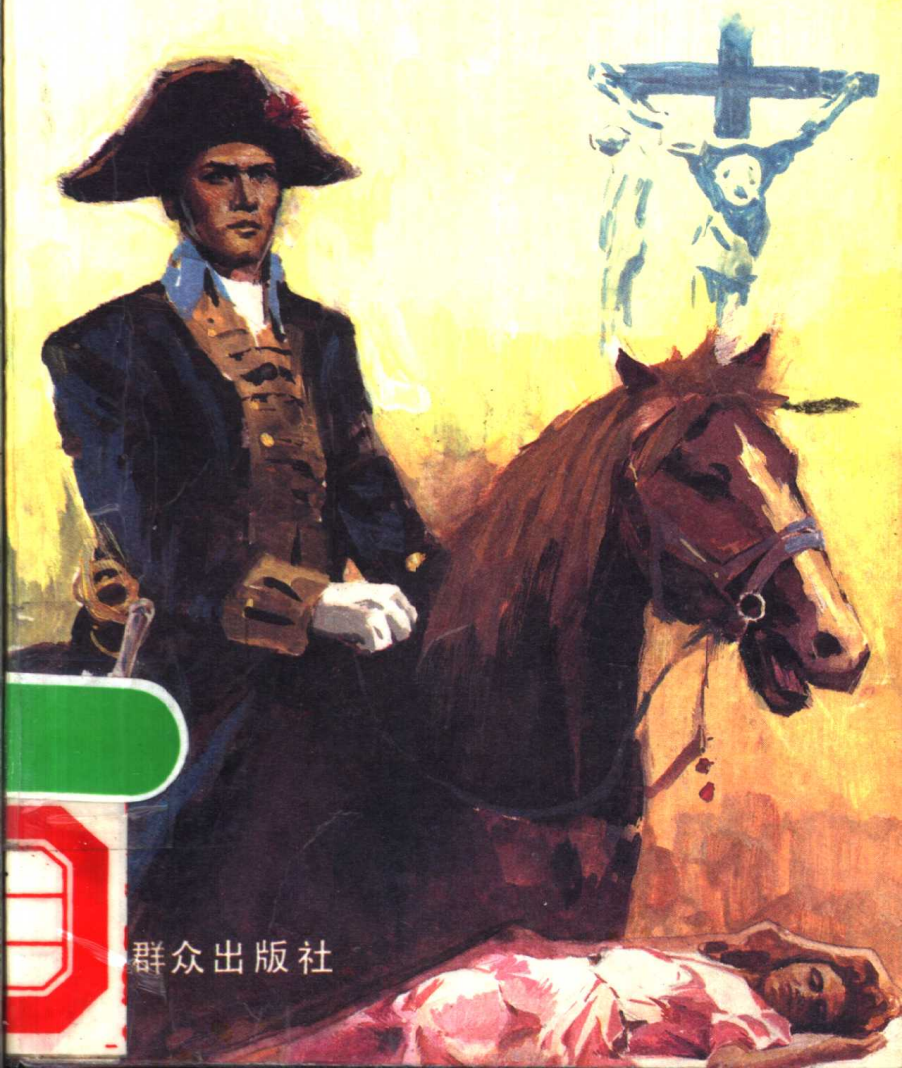


芭罗妮斯·欧西 著
叶大波 邓路平 译

紫 樱 花



群众出版社

紫 樱 花

(匈) 芭罗妮斯·欧因 著

叶大波 邓路平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紫 樱 花

(匈) 芭罗妮斯·欧西 著

叶 大 波 邓 路 平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183千字 插页 2

1988年12月第 1 版 1988年12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0232-9/I·73 定价：3.50 元

印数：00001——5300册

译者的话

芭罗妮斯·欧西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作家。1865年她生于匈牙利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在作曲及演奏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艺术家。自幼耳濡目染，加之系统训练，欧西也成了“小音乐家”。

她早年求学于布鲁塞尔和巴黎，后来又赴伦敦专攻美术，她的一些画甚至为英国皇家学院所收藏。

欧西女士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功力本来可以使她成为音乐家或画家，但是真正使她蜚声艺坛的却是她的写作才能。她曾经写过《角落里的老人》、《不解之结》、《苏格兰场的莫莉夫人》等小说，都获得了成功。而她的《紫樱花》更使她声名大振。此书一出，人人以先睹为快，剧院也立即将它改编为剧本，竞相上演。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紫樱花》已经家喻户晓，大众以欣喜的心情迎接它的到来。”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并被爱尔蒙出版公司列入“世界名著系列小说丛书”之中。

故事发生在1792年动荡的法国。巴黎的黄昏，残阳如血。一辆马车驶向戒备森严的城门口，看守的团丁正待上前检查，赶车的丑陋老妇告诉他们，车上载的是鼠疫病人。于是，团丁望而却步。马车驶出了城门。几分钟后，追兵赶到了城门口。原来，神出鬼没的“紫樱花”秘密组织，又从断头台下劫走一批法国贵族，送到了英国。

法国警方派出了老谋深算的侦探肖弗林。他亲自前往英国，找到了巴黎上流社会中的交际花、法国血统的玛格丽特，试图利用她的交游广泛，找到“紫樱花”的线索。肖弗林探知玛格丽特的哥哥仍在法国，而且也是“紫樱花”秘密团体的成员，便要挟她合作并提供情报。为了换取胞哥的生命安全，玛格丽特被迫为肖弗林提供了有关“紫樱花”的消息。但当她获悉“紫樱花”居然是自己一向轻视的丈夫时，便不顾生命危险回到了法国，决心与他共存亡。于是，一场追踪者和被追踪者之间的智斗又在法国展开了……

《紫樱花》正是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动人心魄的悬念而引人入胜的。小说中人物不多，每个角色的言语、行动都紧紧围绕主要情节线，因而情节发展节奏鲜明，虽然波澜迭起却又脉络清晰。小说构思巧妙，险象环生，以奇制胜。评论家们说：“《紫樱花》是一部一打开就不想放下的小小说。”

情节性强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却不是它唯一的优点。《紫樱花》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具有很高的文学性，真可谓雅俗共赏。书中人物性格刻画层次丰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爱与恨的冲突，期望与失望的交替、欲望与骄傲的纠结等等，都写得委婉动人。作者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并常常表现出她对音乐美和绘画美的那种敏锐的感受力。她幼时受到的良好教育，少女时期出入宫廷，穿梭于贵族之间的亲身体验在书中都有所反映。这一切给这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但同时又不失其现实主义的真谛。

作者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描写法 国 大 革 命的，这表明了作者的局限性。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全面了解大革命的资料。

作为世界名著的《紫樱花》目前尚无中译本，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为此，我们谨献上粗拙的译作，算是介绍这部好作品吧。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教。

一九八五年六月，福州

目 录

1	1792年9月的巴黎·····	(1)
2	多弗尔的“渔民客栈”·····	(1 0)
3	逃亡者·····	(2 3)
4	“紫樱花”组织·····	(3 3)
5	玛格丽特·····	(4 4)
6	1792年的花花公子·····	(5 1)
7	秘密果园·····	(6 4)
8	特派间谍·····	(7 2)
9	格斗·····	(8 7)
10	戏院包厢·····	(9 6)
11	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	(116)
12	一张纸条·····	(124)
13	或者·····或者? ·····	(135)
14	准一点正! ·····	(139)
15	怀疑·····	(150)
16	里茨蒙德·····	(158)
17	告别·····	(176)
18	神秘的印章·····	(186)
19	紫樱花·····	(192)
20	朋友·····	(205)
21	悬念·····	(214)

22	加莱镇.....	(225)
23	希望.....	(237)
24	死亡的圈套.....	(246)
25	鹰与狐狸.....	(255)
26	犹太车夫.....	(266)
27	跟踪.....	(278)
28	布朗查小屋.....	(288)
29	愠困.....	(299)
30	帆船.....	(305)
31	逃脱.....	(321)

1792年9月的巴黎

如血的残阳。西城堡内。一群喧嚣的、蜂拥在一起的人。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断头台一直在忙着它那可怖的工作。这时，天已经晚了，大屠杀刚刚停止。可是，在城门最后关闭，实行宵禁前的几分钟内，却还有更为有趣的场面呢。

于是，人们从广场上一哄而散，纷纷涌向各个城门，去观赏那些逗人乐的情景。

每天下午城门关闭之前，市场的运菜车一辆挨一辆地通过城门。这时，总有某个贵族想混出城门，逃出“公安委员会”的手心。他们利用各式各样的化装，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千方百计想从共和国民丁严守着的关卡混出去。男人穿女人的衣裳，女人着男人的服装，孩子打扮成衣衫褴

褴的叫化子。伯爵、伯爵夫人，甚至公爵，都想从法国逃走，逃到英国或其他国家，拉起队伍来搭救那些可怜的囚徒。

可是他们差不多总是在城门被擒。特别是在西城门，中士比伯有个灵敏过人的鼻子，能嗅出伪装得毫无破绽的贵族来。接着，有意思的场面开始了。比伯总是象猫似地盯着他的猎物，故意捉弄他们，假装被他们的乔装打扮所迷惑，辨认不出那些戴着假发或用其他化装作掩护的侯爵夫人或公爵。

嘿！比伯中士可幽默哩！如果想看看他怎样当场抓获一个想逃走的贵族，是值得到西城门去转一遭的。

有时候，比伯故意让他的猎物逃出城门，让他至少有两分钟时间可以暗自庆幸，以为自己确已逃离了巴黎，甚至可以设法安全地到达英国海岸。比伯总是让这些不幸的家伙朝着开阔的乡间走出十米远左右，然后派两个人追上去，把他重新抓回城门，当众剥下他的伪装。

哈，那真是很吊人胃口的。逃犯往往是个高贵的伯爵夫人，当她意识到自己终究逃不出比伯的魔掌时，那绝望的模样真是滑稽极了。她知道，第二天等待她的将是简短的审判，尔后便是断头台的亲密拥抱。

怪不得在这个九月的晴朗下午，比伯负责守卫的西城门会围上一大堆神情热烈、激动的人

群。

此时，比伯中士正坐在城门边一个倒扣着的空木桶上面，指手划脚地指挥着一小队民丁。最近，比伯一直干得很得意，因为每天他都抓获一些贵族，把他们送交给“公安委员会”审判。

今天，各个城堡领队的中士都接到一项特殊命令。最近有一大批贵族成功地逃出法国，³安全地到达英国。关于他们的出逃，有许多离奇的传说。葛中士就因为让一家贵族从他鼻子尖下溜出北城门而被送上了断头台。

据说，这些成功的出逃都是由一帮英国人组织的。这些人胆大包天，闲得无聊，便来抢劫断头台上的祭品。这些谣言越传越离奇。甚至传说这些英国人是在某一个人的领导之下；这个人勇气过人，胆量超群，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们只要一出城门，便会象有了神力来助，顿时变得无影无踪。

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些神秘莫测的英国人。可是，一讲起这些人的行踪，人们便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在路上，在大衣口袋里，或者在人群中，随时都会发现一张来历不明的纸条，上面总是写着简单的一行字：爱管闲事的英国人在行动。这张纸条的下边总是签署着一个紫红色的印记：一朵星角形小花。这种花在英国称为“紫樱花”。每次收到这种傲慢无礼的通知后，公安委员会便会得到报告：有很多贵族已经逃到了通往

英国去的路上。

于是，城门的守卫增加了一倍。领队的中士如果渎职，立即会被处以死刑。但如果能抓住这些大胆的冒险的英国人，则能获得重赏。能抓住行踪诡秘的“紫樱花”者，便可领赏五千法朗。

人们都认为比伯中士是最有希望得到这五千法朗的。而比伯本人也乐得让这种猜测在人们头脑中生根。所以，一天又一天，人们不厌其烦地跑到西城门来，都想亲眼看看比伯如何抓获这批英国人；有福气的人说不定还能目睹“紫樱花”的下场呢。

“嗤，”比伯对他的部下说，“葛中士真是个蠢货！换上我呀，上星期在北城门……”

比伯往地上啐了口唾液，表示他对葛中士的鄙视。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呀，比伯公民？”他的下士问道。

人群围了过来，比伯便开始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葛中士在北城门本来守得好好的，而且我们都听说过那帮爱管闲事的英国人了。那该死的‘紫樱花’！从城门口可溜不了，除非他是个恶魔。不过，话说回来，葛中士也真个笨蛋。运菜车从城门经过时，有辆车上面装满了木桶，赶车的是个老头，旁边坐着个男孩。葛中士那天有点喝醉，不过他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呐。他往木桶里

瞧了瞧——大多数木桶都看过了——它们都是空的，就把车子放过去了。”

蜂拥在比伯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愤怒与鄙视的噓噓声。

比伯中士接着说：

“半个小时后，卫队长带着一支大约由十来个人组成的小分队赶来了。‘有辆运木桶的大车从这里经过吗？’卫队长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是的，’葛中士说，‘刚过去不到半小时。’

‘你让他们跑掉了？！’卫队长暴跳如雷地喊道，‘为这事你必须上断头台去，中士！那辆车上藏着德·查理公爵一家人！’‘什么？’葛中士吼了一声，惊呆了。‘哼！赶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该死的英国人——紫樱花！’卫队长咬牙切齿地说。”

比伯的故事又引起人群一阵嫌恶的狂叫。

“葛中士因犯了大错而上了断头台。蠢货！啊哈，笨蛋！”

比伯对自己的生动描述也得意得哈哈大笑，好一阵子才又继续往下说：

“‘追上去，弟兄们，’卫队长喊道，”比伯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记住，追上他们有赏，他们不会跑得太远的！’说着，卫队长便冲出城门，他的十来个士兵也紧紧地跟着冲了出去。”

“已经太迟了！”人群中有人激动地喊道。

“他们永远抓不到那些贵族的！”

“该死的葛中士，这么蠢笨！”

“他活该上断头台！”

“居然没有好好检查一下那些木桶，真不可思议！”

比伯中士听了人们这些诅咒语似乎很快活，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也流了出来。

“不是的，不是的，”最后他说，“那些贵族并没有躲在车上，赶车的也不是‘紫樱花’本人！”

“什么？”

“不是的！那位卫队长才是那该死的化了装的‘紫樱花’；他所带的每个士兵都是贵族装扮成的！”

这回，人群中却鸦雀无声。这个故事确实有神奇的味道。尽管共和国已废除了上帝，但人们还是难以消除对超自然的恐惧。那位英国人本身一定是个魔鬼！

太阳从西边渐渐下沉。比伯中士准备关起城门。

“运菜车来了。”

几十辆有篷的车排成一行停住了。这些车要出城去，到附近的乡村为明天的早市拉货。他们大多数人比伯都熟悉，因为他们进进出出，每天要经过比伯的城门两次。比伯同赶车人（大多数是女人）搭腔着，仔细地检查着车子。

“你们晓得，”他说，“我是决不会象蠢货葛中士那样被送上断头台的。”

赶车的女人们白天通常都在广场的断头台下面，一边编织着东西，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看着成排的死刑犯押送车把每天判处的牺牲品送到。看着贵族被送上断头台是很有趣的事，所以人们总是争着抢占靠近断头台的位子。比伯中士白天就在广场值班，他认识大多数老妇人，她们就象那些边打毛衣边列席国民议会的平民妇女。头颅一个个在铡刀下面滚落，贵族的血溅了她们一身。

“嘿，太太！”比伯对其中一个老姬说：“你那儿放的是什么？”

白天的早些时候比伯见过她，旁边放着针线活和车鞭。这时辰，老姬已把一绺绺的卷发绕在车鞭柄上。那些头发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金色的、银色的，浅色的、深色的。老姬用她那骨节嶙峋的大手捋着那些毛发，朝比伯大笑起来。

“我和断头台的刽子手交上了朋友，”她带着沙哑的笑声说，“那些脑袋瓜滚落下来时，他就把这些头发割下来给我当车鞭。他答应再给我一些，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占到那个老位子。”

“啊！怎么回事，太太？”比伯问道。他虽然是个硬心肠的大兵，但面对这个手握缠着毛发的车鞭、面目可怖而丑陋的老姬，也不禁战栗起来。

“嗨！我的孙儿得了天花，”她说着伸出大拇指回头指了指车里头，“有人说是鼠疫！如果是鼠疫的话，明天我就不能进巴黎了。”

一提到天花这个字眼，比伯不禁后退了一步，当老妪讲到鼠疫时，他更忙不迭地躲了开去。

“你这该死的！”他咕嘈道。这时人群都急忙躲开了车子，让它孤零零地停在那地方的正当中。

老妪大笑起来。

“该死的是你，公民，竟然是个胆小鬼！”她说。“哈，好一个男子汉，这么怕得病！”

“该杀的，这鼠疫！”

人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被那可怕病症的恐怖攫住了。这是一种仍然具有威力、足以引起这群人恐惧和恶心的病症。

“赶快和你那个得鼠疫的小子滚开！”比伯声音嘶哑地喊道。

老妪又发出一阵粗鲁的笑声和沙哑的戏谑语，接着便抽了她那匹瘦马一鞭，赶着车出了城门。

这件事把下午的兴头全打掉了。人们对天花和鼠疫这两种无药可治的、值得诅咒的病症感到惊骇。他们待在城堡周围有好一阵子不说话，一片沉闷，猜疑似地互相对望着，本能地互相躲避着，唯恐鼠疫在他们当中偷偷地流传。

片刻过后，就象葛中士碰到的情形一样。有个卫队长突然出现了。不过比伯认识他，不必害怕他会变成化了装的狡猾英国人。

“有辆车……”卫队长还未跑到城门时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

“什么车？”比伯粗鲁地问道。

“有个老姬赶着车……一辆有篷的车……”

“有十来个人？”

“一个说她孙子得了鼠疫的老姬！”

“是的……”

“你放他们走了？”

“走了！”比伯中士的紫红色脸膛一下子因害怕而变得煞白。

“车子里藏着德杜纳伯爵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叛国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那个赶车人呢？”比伯咕哝道，一阵神秘的战栗遍透他的脊椎骨。

“恐怕就是那位该死的英国人——‘紫樱花’本人！”卫队长说。